

書法研究

渤海張有爲子成甫稿

第一章

選帖概談

學書如學畫一樣，沒有好的稿本，永遠畫不成規矩，必須以古人爲法，朝夕臨摹，漸漸得到個中真味。又如學作文一樣，要是漫無章法的寫下去，絕對不能成章，必須多讀範文，刻意描寫，明間架，知結構才能有成就的希望。至於寫字，又何獨不然呢？必須法前人之法，依照碑帖，用意臨摹，拋棄己意，平心耐性，尋他的來蹤去路。萬不可淺嘗輒止，見異思遷，久而久之，書法自然高妙。若僅靠天資，任筆縱橫，是永遠不會成功的。可是研究字學，須要知字有年代遠近的關係，帖也有優劣的分別，又不得不慎重選擇，以免走入歧途。什麼事

都是以先入者爲主，若走錯了道路，誤墜深淵，永遠不能返回康莊大道。試看現在的中學生，關於書法一科，視爲遊戲，筆墨既不講究，碑帖又無從說起。今日臨顏，明日學柳，後日法趙，這個門戶穿一穿，那個門戶張一張，心氣既不專一，用筆又茫無頭緒，雜亂無章，堵塞了事，這是多們可惜的事啊！說到教導書法的人呢？每以寫字認爲自習，任學生自便，並不加以指導，連執筆都不合法，遑論寫字？至於看他們所臨的帖，真是五花八門，無所不有，教導者，也不知過問，寫罷之後，加圈而已。什麼叫書法，什麼叫最高的藝術，簡直毫無理會。關於選帖，那是更談不到。那知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選帖一項，在初步學書應有的步驟。間或有一二家長，深明此道，購選給學生的帖，大都可觀。可是這樣賢明的家長，能又有多少呢？可惜一羣青年學生，任其糟蹋光陰，枉費金錢。書道一事，若就這樣的下去，還不知墮落到何等地步呢！既觀其學生所用的帖，大概以顏柳爲大宗。稍明此道的人，皆說柳骨顏筋，所以學書囑子弟們，必從顏柳入手。不知事情是這樣，凡事有一利，必有一弊，學生從書肆中所購的柳帖，嶄新的紙張，清晰的字跡，那裏還有真的呢？甚至不知是何人所

寫，硬說是柳書，字體惡劣不堪，毛病百出。既使學生能寫到和他一樣，那也够俗不可耐的了。商人只知贏利，不顧貽害後學，倒也罷了！；可惜我們中國數千年的國粹，自學校盛興以來，無人提倡，任使墮落。執政者似應在此處着眼，不經教部審定，這樣不值一臨的惡劣字跡，不准發行。那是最好不過一件事，唉！諸君請看看投了降的倭寇吧！在華北淪陷時大家都看過，日本所發行的帖，都是什麼？市場所售的帖，都是什麼？日本學生所臨的帖，都是什麼？上選漢魏，下選晉唐，又無一不是善本，人家在這一件小事情上，看爲極大，值得注意，連學生書法，筆順，都繪成圖式，使之尋找規矩，按照方法去臨。這是咱們國的精華，咱們的國粹，倒教人家摸着秘訣，得到真締，思想起來，真是令人慚愧呀！

我是主張臨碑的。碑與帖說法，自然不同。我姑且下個定義。凡當時名人所書，碑銘篆字，刻之於石者統呼之爲碑。凡後人鈎摹前人的字跡而刻者，統呼之爲帖。臨碑筆筆着實，無浮滑的弊病。臨帖則華而不實，只求光潤，易於入俗，這是不可否認的道理。反而說到柳。現在流行的帖，除却有正書局石印影印者較爲可靠，其餘各大書局，當然也不乏善本，

要你自己選擇罷！玄秘塔，人人奉爲圭臬，是有名的一部柳書，是人人知道的。既使得到拓本，大都是磨刻翻板，甚至有帖賈改成木刻，或灰刻，魚目混珠，受其欺者屢屢。這樣翻板文章，能見到本來面目嗎？試想由唐至宋，玄秘塔早負盛名，留傳至今，人手一編，日日搥，年年拓，歷千八百年，仍是這樣清晰，不想而知是翻刻無疑。不過有翻的好壞而已。——選古碑有兩句要言要記住，越是字跡模糊越是真的，越是字跡清楚越是假的。——所以學柳書的人，只知學柳，得不到真本，大多出了毛病，不是柳字本身不好，是沒有見到真的，是以所學不能成功。無論作何事，不要人云亦云，假如你真好柳誠懇，（公權的號）公權自有家法請你另外選一種柳書，自然看見廬山真面。何必拘拘只要臨玄秘塔呢？這是個錯誤。不是還有顏真卿嗎？那是我特別贊成的。顏書望之儼然正人君子，雄偉陡健，氣象森嚴，有忠義正直之概，較柳書爲佳，且平易正直，又易模仿，所臨絕不至出什麼毛病。無論碑和帖，沒有那峭骨嶙峋，瘦削枯乾的弊病。看古今成名的人，大都以顏書爲準繩。清之何紹基，錢南園，翁同龢，近之華世奎，（可看不可臨）都以顏體負盛名的。溯而上之，宋人書，也是以平